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七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子攝頌曰

狗肉不應敢　并食屍鳥獸　及以同蹄畜
亦不食獮猴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屬儉年諸俗
人等多食狗肉時六衆苾芻於日初
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隨所至處人
皆告曰聖者可去實无一物堪以奉
施其家釜內有營食處六衆見已便
問彼言汝舍釜中是何飲食荅云狗
肉問言仁等食狗肉耶荅言我食六
衆報言我依仁等而為出家汝所食
物宜應與我彼便授與六衆苾芻受
肉而去是時群狗既聞肉氣共來圍
繞獆吠隨行時諸居士見而告曰聖
者何故被群狗逐荅言我所持者是
其狗肉問言仁者食狗肉耶荅言我
食因被譏嫌以緣白佛佛言凡諸苾
芻不應食狗及以鵄鴞并諸鳥獸食
死屍者咸不應食若有食者得惡
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賊偷憍薩羅國勝
光大王廐中上馬將入闇林遂斷其
命棄其頭尾持肉而去六衆苾芻性
多饕餮晨朝遍望觀察四方遥見闇
林有諸鷲烏從空飛下因即相報共
往其處見彼所棄馬尾頭蹄因相謂
曰鄔波難陁我今豊足糞掃之物遂
共收取時掌馬人尋蹤而至問六衆
曰仁所著者是大仙服如何更作斷
惡行耶問言我作何事荅言王廐上
馬仁等偷煞報言此非我煞是賊偷
来煞而取肉頭蹄及尾弃地而去我
等將作糞掃物取馬主識曰此實可愛
糞掃之物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
諸有同蹄之畜猕狢等類並不應食
若有食者得惡作罪時有獼猴攀條
遠躑忽然墮地因即命終六衆見已
持還住處置於釜内自煑時有女人
失其兒子尋逐蹤緒入逝多林察見
六衆於大釜内煑彼獼猴女人見巳
提胷叫曰嗚呼我兒於此被煑是時
六衆挑獼猴手以示女人女人叫曰
禍哉此是兒手次挑其脚女人告言

禍哉是我兒脚次舉其頭女人復言
禍哉是我兒頭復舉其尾告女人曰
你之兒子亦有尾耶女人告曰豈復
仁等食獮猴肉荅云不是汝兒我食
何過諸人聞已便起譏嫌以緣白佛
佛言汝諸苾芻獮猴之貌有類人形
是故苾芻亦不應食若有食者得惡
作罪
第六子攝頌曰
小盞及衣角　皮袋等有過　除其鐵一種
餘物任情為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重病
為苦所逼便往醫處報言賢首以所
宜藥為我處方醫人荅曰有下灌藥
宜可用之病速瘳愈告言賢首世尊
未許荅曰仁之大師慈悲為本必緣
此事開許无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醫人處方用下灌藥當隨意作
彼以小盞而為下灌便棄其藥佛言
不應以盞而為下灌彼以衣角藥如
前弃佛言不應衣角又以皮灌復還
弃藥佛言不應用皮彼將菉袋佛言不
應宜可作筒彼將鐵作熱而且鞕佛

第十

言除鐵一種琉璃銅等咸隨意作
第七子攝頌曰
甘蔗酪肉麻　藥有四種別　大麻蔓菁粥
根等粥應食
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言其七日
藥亦得用為盡壽藥不佛言得即如
甘蔗體是時藥汁為更藥糖為七日
灰得盡形鄔波離酪是時攝漿是更
抆酥為七日燒酪成灰便為盡壽鄔
波離肉是時藥脂成七日燒肉成灰
便為盡壽隨事應服時有苾芻身嬰
病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我今帶病
願為處方醫人荅曰聖者應食大麻
粥苾芻告曰世尊未許我云何食醫
荅同前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聽
食麻粥或是蔓菁根莖花葉及其子
實並除風疾咸應作粥而噉食之
第八子攝頌曰
開許粆糖飲　得為七日藥　生心為五事
益彼應共分
尒時世尊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時有
長者宿世因緣應受如来之所化度
尒時世尊知彼長者受化時至詣其

住處是時長者即為世尊於彼寬廣敷設牀座尒時世尊就座而坐時彼長者礼雙足已在一面坐是時世尊觀彼長者意樂隨眠根性差別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令彼長者以智金剛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既得果已白世尊曰我今所證非先祖父母所作非國王作非諸天作亦非沙門婆羅門等作亦非親友及宗族作由依世尊大師力故如是廣說乃至受三歸依心生淨信尒時世尊為彼長者宣說法要日時遂過佛及大衆悉皆絕食長者白佛言我今欲作非時漿佛言隨意應作即去營辦粆糖等漿奉佛及僧諸苾芻等以其過甜不能多飲以緣白佛佛言蒲萄石榴及橘柚等接使破碎以物淨濾勿令稠濁和攪而飲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其粆糖飲頗得守持經七日不佛言得齊何應飲乃至澄清未醋已來體未變者隨意當飲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請具壽阿難陁就舍而食時給孤獨長者身嬰重病

世尊聞已與侍者阿難陁詣長者處
問其疾苦是時長者為佛敷座世尊
就座即為長者說法要已從座欲去
時彼長者請世尊曰唯願哀愍令受
我食尒時世尊默然許之時阿難陁
白佛言先有長者已請我食佛告阿
難陁應捨先請與餘苾芻有五種事
心念皆成謂分別衣守持衣褒灑陁
隨意事及受人請
緣處同前時屬儉年諸苾芻衆乞食
難得有敬信婆羅門及諸居士請諸
宿苾芻就舍而食時諸苾芻但受一
請餘皆不受世尊告曰若於儉年歛
食難得隨有請喚皆應受之身自食
已於餘苾芻咸應共食不被請人亦
詣彼舍施主告曰仁不是我所請之
人便不與食世尊告曰其受請者應
可先受食兩三口為表相已作如是
言居士此諸苾芻乞食難得我將此
食迴以施之汝可隨喜如是二三隨
所得食皆應迴授其衆後者應自飽食
第九子攝頌曰
醫教應服酥　油及餘殘觸　并開服藥合

除十爲淨厨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身嬰重病問彼醫人醫人報曰應可服酥病當除差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隨意應服時病苾芻於其夜分將欲食酥無人爲授佛言應自取服若酥難得應可服油油更難得遂便廢闕時餘苾芻有殘觸酥油彼作是言我有酥油然是殘觸佛若開者汝當取服以緣白佛佛言病者貧无設是殘觸服之無犯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汝諸苾芻應持服藥合者其事如何佛言除四寶已餘皆得畜尒時世尊在薜舍離告諸苾芻有十種地不應結作淨厨所謂露地門屋下房簷前溫燸堂洗浴室官人宅制底邊外道家俗人舍尼寺中若煑食時皆得惡作鄔波離白佛言若結一室共作淨厨旣作法已上下傍邊皆成淨不佛告鄔波離若大衆共許結此一處作淨厨時上下四邊勢分之內悉皆成淨

第十子攝頌曰

根莖葉花果　皆應淡酒浸　水攪而飲用

并許其異食
尒時世尊既度釋子出家其人皆慣
飲酒由斷酒故身色痿黄以緣白佛
佛言但有造酒之物所謂根莖葉花
果等並屑為末以白布裹可於無力
不醉淡酒中而為浸漬勿令器滿而
封蓋之後以清水投中攪飲或以麴
及樹皮并諸香藥擣蓰為末布帛裹
之用杖攢繫懸於新熟酒瓮內勿令
露酒經一二宿以水攪用斯之二種
時與非時隨飲无犯
如是能令酒渴止息汝諸苾芻以我
為師者不應飲酒不與不取乃至不
以茅端渧酒而著口中
如世尊說莎底苾芻應與異食者當
云何與佛言初生犢子糞尿并蝸路
陁樹灰一菩提樹灰二劫畢他三阿
說他四鄔曇跋羅樹灰五溺蝸路及
入地四指下土相和一處攪而隨用
不知何人應取佛言令信敬者取還
令信敬者授
目得迦別門第二摠攝頌曰
定物有主處　須問憍薩羅　從像預先差

大藏會尼衆
第一子攝頌曰
定物不應移　莫拾賊遺物　屍林亦復尒
隨許並應取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多饒
財寶造一住處施與僧伽及諸卧褥
供身雜物咸持奉施有少苾芻在此
而住共相謂曰諸具壽卧褥資具既
甚豐盈若舉置時恐多損壞隨足受用
所有餘物應可分與苾芻僧伽即如
其議所有餘物悉皆分與隨近僧伽
時有乞食苾芻遊行至此時舊住者
便為解勞彼客苾芻問言具壽頗有
餘長閑卧具不荅曰此无閑物諸客
苾芻於破牀上苦卧通宵至於晨朝
執持户鑰向俗人本寺主處既至彼
已就座而坐即為長者宣說法要讚
歎七種有事福業長者荅曰此之福
業我今已作苾芻荅曰仁之住處猶
乏卧具我於昨夜眠一破牀極受辛
苦其寺本主報言我以衆多卧褥資
具奉施大衆豈非苾芻將我施物向
餘處耶苾芻問曰識鑰不荅言我

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七　第九張　刘

識即與長者共往觀察時彼長者到住處已問舊苾芻我以衆多臥褥資具奉施大衆今並何在時諸苾芻即以上事具荅施主長者告曰應可取來我本要心施此住處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持此處物與餘住處應隨定處而受用之若私與者應全酬直若不還者得重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時諸商旅咸被賊刼然彼賊徒將物不盡棄之而去時六衆苾芻隨賊後行見其遺物遂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奇哉豈足糞掃之衣可共持去即取衣物物主來至見六衆持衣便共議曰我所有物賊不奪者仁復重偷尊者著大仙衣造斯惡行問言我作何事荅言汝偷我衣苾芻曰賊奪汝衣棄之而去作糞掃想我等取之以緣白佛佛言賊奪商旅所遺棄物不應収取若取物者得惡作罪復有商主被賊所偷持物不盡所有殘餘諸居士等告曰仁者隨樂収取苾芻不取世尊告曰若隨聽者應取

尒時佛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往寒
林中停屍之處遂便共見衣裳傘盖
及以柴樵而相謂言難陁鄔波難陁
多糞掃物可共持去其守屍林旃荼
羅等後来至此便作是念誰刧棄此
深摩舍郍是時六衆經七八日共相
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深摩舍郍計應
豈有糞掃之衣可共往彼収斂其物
既至彼已時旃荼羅遂即執捉告曰
阿遮利耶所有王家課役之事皆悉
出在深摩舍郍云何仁等他所掌物
而竊取之以縁白佛佛言汝諸苾芻
深摩舍郍他所掌物衣盖柴薪並不
應取若有取者得重越法罪復有餘
處掌屍林人既懷信敬告苾芻曰隨
意取衣彼不敢取以縁白佛佛言若
彼聽者隨意應取
第二子攝頌曰
有主天廟物 苾芻不應取 看病人不應
勸他捨法服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六衆苾芻與車商旅涉路而行忽
於中途其車軸折時彼商主弃斯折

華

軸別將餘軸替之而去六衆苾芻即
取折軸於四衢道中埋令竪立自相
謂曰此應名作車軸天尊既建立已
捨之而去時有長者以食祭祠復有
餘人於斯乞願若能令我稱所求者
當為天尊造立堂舍并婆羅門衆一
百八人於日日中常来設會作斯祈
願得稱所求即於其所造立堂廟時
諸商旅往来至此咸以衣物劫貝毛
等奉施天尊六衆重来見彼天廟商
估雜踏車馬駢闐多有資財非常豐
贍共相謂曰車軸天尊奇豐衣物我
等今者應可取之時守廟人見其取
物白言聖者我於此處恒作修治云
何仁等有主神堂衣毛劫貝而便輙
取六衆報曰汝久寒賤何處得有如
此天廟本由我等創斯建立以折車
軸將作天尊不體来由湯生怯護時
鄔波難陁拳打車軸以手拔出諸人
告曰設尊者造或可餘人而我依此
以為活命如何見奪所有衣資時諸
居士咸起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輙取有主天廟所有衣貲劫貝

毛等若有取者得重越法罪有餘苾
蒭隨意令取時諸苾蒭並不敢取以
緣白佛佛言若他聽者是即應取
緣處同前時有苾蒭身嬰病苦如世
尊說令病苾蒭於僧伽中宜修福業
時瞻病者告病人曰可於僧田少當
行施病人荅曰我无一物今應持我
三衣施之時瞻病者持衣奉施僧伽
受已賣而共分苾蒭病差遂闕三衣
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勸病苾蒭施人
三衣勸他捨者得越法罪然僧伽不
合受此三衣假令受者不應分散見
闕當還若有分者得惡作罪
第三子攝頌曰
物須問施主　衆利可平分　二大合均分
餘衆應加減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施僧
尼二衆食復以財物奉施二衆諸苾
蒭等不知云何應分共物以緣白佛
佛言應問施主隨語而分
緣處同前時有六十苾蒭人間遊行
詣一村所彼有長者之懷正信請諸
苾蒭就舍而食是時居士作如是念

彼諸苾芻各以一衣而為奉施彼食
未竟復有六十苾芻尼衆而行乞食
諸人告曰某長者家有諸苾芻正受
供養仁等可往尼便就彼亦受其食
長者念曰我今云何以衣遍施應從
老者行與時彼長者以六十張氎置
上座前苾芻不知云何共分以緣白
佛佛言此是二衆利物應共平分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設二衆食并施
財物時苾芻等與諸求寂平等分之
時近圓者因生嫌恨我等所要三支
伐羅彼諸求寂上披縵條下著一裙
二衣便足如何使我共彼平分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苾芻尼應平等分若
求寂男求寂女三分與一式叉摩拏
二分與一欲受戒人亦二分與一如
是應知
第四子攝頌曰
憍薩羅白氎　佛子因飡麨　室利笈多緣
廣論營造事
尒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苾芻於憍
薩羅國人間遊行遇至一村時有長
者請佛及僧并常隨徒衆就舍而食

時有六十苾芻尼人間遊行亦到此
村巡家乞食至長者宅亦請受食時
彼長者供佛僧已便以白氎千二百
五十張安上座前諸苾芻等不知云
何分其施物時六十尼作如是語我
等前已得半施物今者亦應持半與
我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與尼計人分
施不應中半
復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諸苾
芻等時至赴食唯獨世尊不赴其請
令使請食寺內而住佛有五因緣不
往赴請廣說如常今欲為諸弟子制
其學處時彼長者敬重耆宿行與上
酥并酥煮餅中年行油煮餅至於下
行與油麻滓并麻滓煮菜時具壽羅
怙羅親為世尊取其鉢食持至佛所
礼雙足已於一面坐諸佛常法於取
食者歡言慰問彼苾芻等得美好食
不羅怙羅白佛言諸僧伽等得好美
食極是豐足世尊告曰汝今何故身
形羸瘦時羅怙羅說伽他曰
食油能有力　酥乃足光暉　麻滓及菜蔬
何能有色力

佛告羅怙羅問汝身瘦因何便以食
事荅我羅怙羅具以上事而白世尊
佛言誰為僧伽上座荅言是我鄔波
馱耶佛告羅怙羅汝師舍利子此是
惡食不名善食何不觀察中下座食
佛告諸苾芻僧伽上座所有行法我
今制之為上座者初見行食人来應
先教長跪合掌唱三鉢羅佉多上座
即應告言可平等行時彼見行美菓
餅等事事来時咸作是語便成廢闕
世尊告曰創始行塩即須報言可平
等行无煩一一若違所制得惡作罪
時具壽舍利子聞世尊說不名善食
遂便以指抉吐其食具壽鄔波離白
世尊言舍利子所受之食彼便吐出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我鄙
其食彼便嘔出於過去世我鄙其食
當時已吐汝今應聽昔有婆羅門常
為唱讀共一婆羅門童子遊行人間
至一聚落彼便置此童子於聚落外
息在池邊語言汝今於此可蹔時住
我入村中乞求麨食童子遂住時有
旃荼羅種来至池邊就水食麨時彼

童子見而告曰丈夫仁可惠我少多
麨食便報童子曰可縫業器即便縫
業時旃荼羅以麨授之是時童子見
麨潤膩即報彼曰此麨何故潤膩答
曰膩器感麨因斯帶潤是時童子尋
食其麨彼婆羅門從村來至告童子
曰汝今亦可入此村中乞取麨餅童
子告曰我已食麨彼便問曰何處得
耶答曰於旃荼羅處得婆羅門曰此
是不淨惡人汝何取麨時婆羅門遂
生嫌賤時彼童子即便吐麨佛告諸
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彼時唱讀婆羅
門者即我身是彼童子者即舍利子
是從時由我吐其麨食復於今日為
我訶責還吐出食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
園住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室利笈
多元是露形外道門徒即是聚衣色
迦姊妹夫也其聚衣色迦深信三寶
作如是念我今宜可勸室利笈多知
佛僧伽是上福田即便告曰佛及衆
僧汝能設食親供養者獲福无量彼
便告曰今我供養佛及僧者汝亦為

我請餔㘓拏及彼弟子設食供養時
衆底色迦便作是念我今若其不見
許者遂令彼人於勝福田有大損失
普施一切此復何違即許為請時室
利笈多復生是念我若先請沙門高
荅摩就舍食者彼衆底色迦後不肯
請餔㘓拏及諸弟子而設其食遂報
彼曰尒可先請餔㘓拏等就舍而食
我於次後請佛僧伽而申供養即便
許之尋往餔㘓拏處廣申言論情歡
喜已遂便告曰仁者餔㘓拏及諸弟
子願至明日就我舍食時餔㘓拏便
生是念豈非此人於沙門高荅摩處
見有過失情不信樂今於我所起慇
重心我於今者獲大利益又此先祖
是我施主今復歸向正是其宜即便
受請時衆底色迦即於其夜營辦飲
食敷設座席安置水盆晨朝遣使往
餔㘓拏處白言時至飲食已辦唯願
知時時室利笈多告餔㘓拏曰聖者
知不然沙門高荅摩但有俗舍來請
命時創到彼門先以右脚蹈其門閫
便現微笑有侍者阿難陁即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請曰大德大聖如
来及如来弟子非无因縁輙現微笑
大德此等有何因縁彼便荅曰如是
阿難隨非無因縁輙便微笑然佛所
至之處皆為授記能令大衆發敬信
心仁等今往聚底色迦處入彼舍時
應如是作亦復能令大衆生敬信心
即然其事時餔爛拏及諸弟子圍繞
而去詣聚底色迦住處既至彼已到
其門閫遂開口大笑時露形弟子頂
礼其足合掌問曰大德非無因縁如
是勝人輙開口大笑彼便告曰其實
如是非无因縁我以天眼觀見无醉
池側有雄獼猴逐雌獼猴隨後而走
是時脚跌從樹顛墮因即命終今我
念曰如此之畜无識有情為鄙欲故
受大憂苦時聚底色迦聞此語已遂
作是念此婬女兒向針行槖更欲責
針我今折挫令其改肅即為餔爛拏
及諸弟子敷設妙座以上妙飲食滿
盛銅鉢置餅於上下安雜味奉露形
衆於餔爛拏器下安諸雜味上以餅
覆而授與之彼便念曰我是教主合

受好食如何長者而不見與長者請
曰何不食耶彼便告曰此但有餅无
雜味宜可將来是時聚底色迦(舊云樹提伽者)
(訖也)長者即於其前說伽他曰
應合見者不能見　不合見者詐言明
尚觀池側獼猴死　如何不見椀中羹
是時長者於鉢餅下示其雜味時彼
著愧即自念言我被挫折待少食訖
我為呪願令現在未来所設福業空
无果利彼既食罷即為呪願說伽他曰
若人少行惠施時　及以供養設食時
此非言難詰責時　令其善福皆無報
時聚底色迦長者有守門人既聞事
已便作是念斯无智人受我舍食妄
陳呪願令無果報此婬女兒我今料
理令其落節彼遂當門傾穢水汚復
拽門関令其半出時晡爛拏尋並出
門俱被泥澾遂便倒地頭觸門関打
破流血時守門人說伽他曰
正是門関抽出時　及以穢汚傾水時
打破其頭血流時　此時善福還无報
時晡爛拏持其流血詣室利笈多處
時彼見已問言大德何意頭破流血

若斯荅曰被聚衣色迦長者蹟頻於
我即便告曰仁大有幸存命出來我
今作計令彼高荅摩及僧伽衆入我
宅中不活而出時室利笈多遂生是
念我今宜往高荅摩處請其受食彼
若定是一切智人必不受請如非一
切智即便見許時室利笈多即往佛
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復從座起請
世尊曰佛及僧伽頗能明日就我舍
內受一食耶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洌